

文韵周刊

一滴水如何汇成大河

一个好问题 胜过十个仓促的答案

编者按: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自古以来是历代文人作家书写的对象。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阿来的新作《大河源》,以黄河源区时代变迁为主线,融合非虚构、游记、考察笔记、散文诗、博物志与科普等多种文体,对传统与现代、生态与发展等时代命题作出深沉思考。日前,阿来现身宁波大学林杏琴会堂,以《一滴水如何汇成大河:文学、自然与精神的溯源》为题,为师生们展开了一幅跨越千年、纵横千里的文明画卷。这不仅是一场关于黄河溯源的地理探险,更是一次在江河之始、于行走之间读懂“知行合一”的精神溯源。



■ 阿来

近4000年的追问

黄河是母亲河,是中华文明的摇篮。每当某一天,我突然问自己:黄河源头在哪儿?它流过哪些峡谷?两岸生活着什么样的族群?我发现自己几乎一无所知。

我们挂在嘴边的宏大词汇,如果不经过追问和亲历,就只是一串空洞的音节。学问的起点,大概就是从发现自己“不懂”的那一刻开始的。

唐代之前中国人对黄河的认识,局限于中原这一段。但到了唐代,中国人的脚步走出了这个范围。王之涣写“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那是向东的眺望。而向西呢?李白说“黄河之水天上来”,天的尽头是什么地方?

公元七世纪,唐太宗派大将侯君集、李道宗西征吐谷浑。铁骑一路向西,跑到了今天距黄河源头不到100公里的地方。那里有两个湖泊,唐代史书称之为“柏海”。后来,李道宗又一次踏上这条路——这一次是送亲。他把文成公主一路送到柏海边,交给前来迎亲的吐蕃赞普松赞干布。今天的柏海旁边,还有一块岩石,上面刻着三个汉字:迎亲滩。

从柏海再往上走,就是星宿海。那是一片巨大的沼泽盆地,无数细流在草丛间交织、分岔、汇合,水泊星罗棋布,古人因此给它起了这个好听的名字。此后的元朝、清朝,都派出过探险队深入河源。元朝的队伍在星宿海迷了路。清朝康熙年间绘制的《皇舆全览图》,也未能准确标出源头的方位。真正抵达源头,是20世纪70年代的事。中国科考队用现代测绘手段丈量了每一条溪流,最终



阿来:作家、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得主、现任四川省作协主席兼任中国作协副主席,代表作有《尘埃落定》《空山》《格萨尔王》等。

确认:黄河的正源,是北边那条藏语名叫“约古宗列曲”的细流。从大禹“导河积石”到这一刻,中国人追问黄河源头,用了将近4000年。

流动才是生命的常态

读这些历史的时候,我被深深震撼了。但有一句老话说“纸上得来终觉浅”,我决定自己去走一走。

那两年,我大部分时间待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从黄河源头那眼碗口大的泉开始,我沿着水流的方向往下走,一公里一公里地走。源头是一片草甸,泉水从地下汩汩涌出。我带了一瓶酒,本打算自己喝的,到了那一刻,却觉得应该敬它。我们在泉边垒了一个小小的石台,我把那瓶酒打开,缓缓洒向源头。

那是“酹”,一种古人祭天地山川的仪式。那一刻,我心里涌起的不是征服的豪情,而是一种敬畏——这就是那条养育了无数生灵的大河的起点,如此谦卑,如此安静。

这一路上,我遇到了很多人。在青



阿来寄语宁波大学学生。

本文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宁波大学提供

海同德县,一个考古队正在发掘一处距今5000年到3000年的聚落遗址。我“闯”进他们的营地。领队的考古学家给我一层一层地讲解:这是5000年前那批人的房基,这是他们的墓葬,这是他们用过的陶器。最让我吃惊的是一套餐具——骨头做的,刀、叉、勺三件套,和今天西餐厅里的几乎一模一样。

那批人后来消失了,过了几百年,又来了一批新人。文明在这片土地上就是这样一层一层叠压着的。流动才是生命的常态。

草木鸟兽也是学问

我是写小说的人。但这次走黄河,我自己加了一个任务:不仅要看书,还要看草木鸟兽。

这些年我一直在补一门课——认识自然。中国古人讲“多识花鸟虫鱼之名”,我却连路边最常见的野花都叫不出名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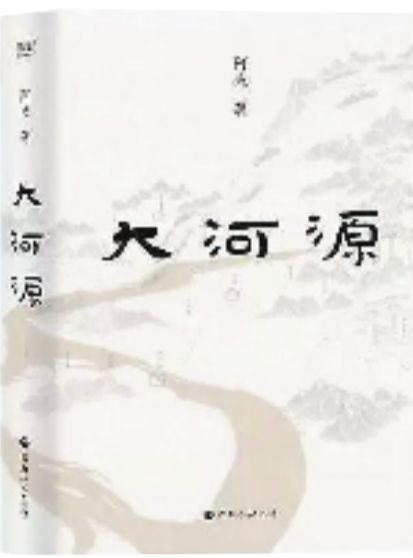
后来,我读到一位土耳其作家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的话。他说:“我身边常有人说他们热爱大自然,可他们连街边二十种花草都认不全。我不信他们真的热爱。”

于是我开始学。读达尔文,读洪堡,读林奈。进化论告诉我生命何以演化,地理学告诉我环境如何塑造物种,分类学告诉我万物之间的亲缘关系。这些知识体系大多由西方人建立,但今天已经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

在黄河上游,我见到了藏野驴。它们成群结队地奔跑,蹄声如雷。当地牧民告诉我,这些年藏野驴的数量多了起来,可他们并不高兴。草场是有限的,野驴多了,家养的牛羊就少了。一个牧民指着远处的藏野驴群,对我说:“它们吃草就不破坏草场,我们吃草就破坏草场?”他眼里有一种忧伤和迷茫。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我不是来解决生态问题的,我只是把它记下来。

文学的责任有时候不是提供答案,



《大河源》。

而是呈现问题的复杂性。一个好的问题,比十个仓促的答案更有价值。

东坡教我的那些事

走完黄河那年,我66岁。我突然想起一个人——苏东坡。

苏东坡66岁那年,从海南儋州出发,一路北归,走到江苏常州,走了一年零一个月,大部分路程靠双脚。我忽然生出一个念头:我这个老头也要把苏老头当年走过的路重走一遍。但凡他停留过的地方,我都停下来看一看。但凡还有古道遗迹的段落,我就下车用脚走完。

有一回,在江西一段废弃的古驿道上,我走了整整一个下午。我想象着900多年前,那个60多岁的老人,拄着竹杖,一步一步走在路上。

苏东坡被贬谪过很多地方,最远的一次到了海南,那时他已经60岁了。可你看他的诗,很少有抱怨的。他在惠

州写“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在儋州写“本儋僮耳,寄生西蜀州”。他的一个朋友王定国也因他被贬到岭南,后来北归,苏东坡问他的侍妾柔奴:岭南应该很苦吧?柔奴答了一句:“此心安处,便是吾乡。”

我年轻时总觉得故乡是唯一的。现在慢慢明白了,一个人真正的故乡,是他用双脚丈量过、用内心体认过的地方。黄河可以是故乡,东坡走过的古道也可以是故乡。

宁波大学这个讲座叫“做人做事做学问”。我自己的理解是:做人是从做事开始的。你只有认认真真做好一件事,在这个过程中养成了习惯,积累了心得、获得了学问,你才有可能成为一个合格的人。

我走黄河这件事,最初只是一个念头。后来变成了一本书,叫《大河源》。我常常想起那个下午,在黄河源头,我蹲下身,看泉水从草根间渗出来,一滴一滴,汇成细流。那一刻我忽然觉得,自己也是一滴水。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是一滴水。关键是你愿不愿意流动,愿不愿意去遇见别的河流,愿不愿意汇入更大的水面。

我今年67岁了。有人问我,这个年纪还在路上跑,累不累?我说,累是累的,但比坐在家讲养生的人身体好。你有事做,有东西要追问,有地方要去,你的精神就是撑着的。那股劲,比什么补药都管用。

最后我想说,学问这件事,有时候就是承认自己无知,然后迈出第一步。一滴水要汇入大河,靠的不是书本上的熟悉,而是双脚在未知土地上的叩问。

做人、做事、做学问,大概也是这么个道理。

(本报记者竺佳根据阿来在宁波大学“做人做事做学问”名家讲座整理)



九曲黄河。视觉中国供图

新大众文艺地图

只要不放弃,生活总有下一章

——一位脑瘫患儿母亲17年的“超市写作”

新艺评

人生的穿越文

■ 夏烈

看杨敏的人生故事,确实就像在读一部现实题材的网文:现实的生活逻辑和思想情感交织,在“种文”的情节中,开出一小点理想主义的温暖的花色。

既然没有明显的“金手指”和“随身法宝”,那就更贴近社会真实和生活真实吧!它给读者以自然质朴的现场感——但也许你忘了,杨敏说“写作的时候,我能暂时脱离现实,钻进自己的世界里透口气”。

对了,那就是一部人生的穿越文,打开电脑和键盘的“日更”里,有另一个次元为杨敏开放。换言之,杨敏穿梭在两个世界中,她的写作是对生活的疗愈与缝补,同时也是活在彼处、创造世界、面向大众的一场造化,使她成为不一样的自己。

如果说儿子的病成了她不可抹去的人生底色,那么时代的新大众文艺就成了杨敏构思底色之上绚丽画面的新材料和新方法。如果没有互联网条件下的网络文学和网络剧,杨敏青少年时期以来的通俗文学阅读积累就无法接棒“野生网文作者”的变身,无法激发转化为一部部生动明朗、与时俱进的小说。所以说,条条道路通罗马,我们有时候会忽略那一条来自世俗和通俗的道路,以及这条道路启发人坚韧奋斗的价值。

杨敏是一位在菜场超市的劳动者,她的写作和故事,为劳动者的叙事增添了动人的文本。

(作者系文艺评论家、教授,浙江日报文艺评论版特约主编)

■ 本报记者 应磊 袁佳颖 通讯员 孙勇

45岁的杨敏,微信头像是一个正在敲键盘的卡通短发女性。这是她用AI制作的,记录创作时的状态。

她和丈夫在宁波市海曙区洞桥镇张家垫村经营一家超市。店铺里各类杂货满满当当,收银台旁的角落里,一台老旧的笔记本电脑正发出“噼里啪啦”的敲击声,屏幕上是一段正在成形的短剧脚本。一旁,她患有脑瘫的儿子正用电脑观看视频,杨敏在写作间隙,总要时不时分神照看他。这间80多平方米的超市,既是街坊邻里的“柴米油盐”,也是她的“文字天地”。

17年来,她一边照看儿子,一边在网上写下29部小说,累计2300余万字,其中4部作品出版,8部作品改编为有声读物。而她的“书房”,曾经是一间漏风的铁棚子,如今则是收银台旁这把略显摇晃的折叠椅。她称自己为“野生作家”,“只要不放弃,生活总有下一章”。

为日常凿开一扇窗

杨敏的日常一般从中午开始。收拾完家里,做好午饭,把饭菜装进保温袋,再将儿子抱上那辆改装过的旧三轮车。儿子20多岁了,她抱得吃力,但动作很轻,怕弄疼他。然后,她骑车十几分钟到超市,替换早起守店的丈夫。

2004年,儿子早产,被诊断为脑瘫。“那时候天都是灰的。”杨敏回忆说,一家人踏上漫漫求医路,耗尽积

蓄,却始终没能让儿子像正常孩子一样站立行走。

超市刚开业那阵子,一整天营业额几十块钱。晚上关店,她坐在铁棚子门口,眼泪啪嗒啪嗒掉在地上。最难的时候,有一次儿子半夜发烧,还向邻居借钱来应急。

“生活里糟心事多,但写作的时候,我能暂时脱离现实,钻进自己的世界里透口气。”杨敏说,那种感觉,就像在密不透风的日常里凿开一扇窗——风吹进来,日子就没那么难熬了。

唤醒她心底创作梦的,是当时的一部电视剧。“看完后,我觉得我也能写,当天就搜了投稿平台,啥都不懂就开写了。”2009年7月7日,她注册了账号,7月8日凌晨就交出了3000字的《重生之神医王妃》。

两小时落笔,键盘敲得“噼里啪啦”响,像夏天急骤的雨点。她不知道什么叫“大纲”,什么叫“人设”,甚至不知道这个行业能不能赚钱。她只知道,那些在心里喷涌的东西,必须写出来。

文字对杨敏而言,不只是情绪的出口,更是一种“支撑”。“超市是托底,写作是编织梦想。”她说,经营这间小店,让她有了持续创作的底气。

在收银台旁“种田”

早期杨敏写“种田文”,这是一种在架空世界里白手起家,从种地开荒到发展经济科技的网文类型。因为她自己就是白手起家,所以写起来顺手。

比如刚开店那会儿,有位老大爷总来挑剔,她不懂,慢慢聊家常,后来大爷成了店里的常客。这段情节,就被她“复刻”到了网文中。



杨敏在超市边照顾儿子边写作。

本报记者 袁佳颖 摄

起初,她保持一天一更、日更3000字的节奏,后来逐渐增至两更。2012年,写网文每月能给她带来五六千元的收入,“比开超市赚得多”。

2021年到2023年,母亲生病的那段日子对她来说最难熬。杨敏一边在医院陪护,一边挤时间写稿。母亲两次大手术,她断更了一本,另一本因为更新断断续续,流量骤减,最终被平台叫停。母亲离世后,她重新提笔投稿,却屡屡被拒——熟悉的套路已经跟不上市场的变化。“那时候真的想过放弃。”她沉默了几秒,“但坐在电脑前,手放在键盘上,又觉得不写点什么都对不起自己。”

杨敏写过许多白手起家的事,但最像她自己的,是那些“从零开始、一步步把日子撑起来”的桥段。例如在《福船商女》里,女主角靠一条破船起家,在风浪里讨生活;现实里,杨敏靠一间铁棚子起步,在柴米油盐里把日子过得红红火

火。文字替她去现实里去不了的远方,而现实中那些咬牙撑过来的日子,也变成了故事里最扎实的底色。

17年的笔耕,在她身上留下了痕迹:腱鞘炎、痛风、高血脂,键盘换了六七十个。最爱的樱花机械键盘用了十年,修了两次,键帽都被磨得发亮了,她还舍不得扔——那些都是她写作之路的见证,也藏着她面对挫折时的乐观与坚韧。

现实中没有的圆满,在故事里实现

杨敏家里,还有一只黑白相间的奶牛猫,名叫“生生”,有“生生不息”的意思。每天,杨敏总要抽出一段时间给它投喂猫粮,顺手揉一把毛茸茸的脑袋,跟它念叨几句。这只猫见证了这一家人这些年悄悄发生的变化:读高中的女儿成绩优异,超市的生意平稳下来,日子一天比



扫一扫 看视频